



梅湾云出岫 丹心共清韵

青山四合，梅湾泊在其中。

远远望去，村庄如一艘木船，静静地等待。等风起，等云来，等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慕名而来者，多半为这场春事，而梅湾人心中另藏一页春秋：九十年前，有人在这片山谷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。

山是屏障，护着昔日的星火；水是琴弦，弹着今日的乡音。过客见小桥流水，梅湾人听见的，则是回响——从过去传到现在，从山外传回山里。

本报记者 陈雅雯 通讯员 洪欢

青山廓外有人家

云和东南，梅湾枕山，与莲都峰源交界。一溪自东而西，蜿蜒穿村，勾勒出村子的眉目。此地僻而不偏，深而不闭，梅湾、靛青山、包山三个自然村星布，各秉其性：梅湾多红色遗迹，靛青山风光旖旎，包山屋舍俨然，发源于此的“包山花鼓戏”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群山环峙，河谷幽深，既成桃源之景，亦为天然屏障——易守难攻，便于藏纳，造化之意，似有所待。

沈溪过村，忽作一折，将村庄一分为二，左右相望，构成山水与聚落间的奇妙对称。受地形影响，水不向东，反朝西流，形成“十八弯”的复杂地貌，乡人谓之“东水西流”，乃山川倒置之象。溪流随山转，水势迂回处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

梅湾人临水而居，两岸多卵石，石是山的骨、水的魂。先民就地取材，以石垒基、筑墙，石与石相叠，牢不可破。数百年风雨过，石色愈深，石面愈光，叩之有声沉沉，似与人语。

村口有古樟，不知其岁，但知与村同老。枝干虬结，冠盖如云，树上悬着弓箭、彩带，随风飘摇，源于“樟树亲娘”古老习俗——孩童拜樟为母，献五谷布袋，以求庇佑。人依树，树护人，百年如此。

循溪而行，只见民居依山起伏，夯土为墙，青瓦覆顶，墙厚而实，冬暖夏凉。宗祠踞于村中，规制俨然，乃族人之所聚，一砖一瓦皆见匠心，一梁一柱俱藏规矩。前工业时代的栖居智慧，尽在其中。

这样的社会组织，看似松散，实则紧密。平日常共耕共作，遇事则一呼百应，这隐匿于山水间的动员力，为后来的非凡事业，蓄下了最深的潜力。

烽火岁月忆峥嵘

古樟之侧，有碑巍然，青石凿凿，高可及人，碑上数字，道破一村之重：云和最早建立的中共农村党支部，诞生于此。

碑虽无言，山川有应。

毛家祠堂立于树荫旁，白墙青瓦，望之与寻常老祠无异。走近，墙上墨迹赫然：“工农群众要想有饭吃、有衣穿，只有起来闹革命！”站在这墙前，仿佛能听见九十年前的吼声，从墙里透出来，撞在人心。

1935年至1937年间，粟裕、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曾三进梅湾。据村中老人回忆，彼时战士们衣衫褴褛，脚穿破草鞋，却纪律严明，为百姓挑水劈柴，驱赶田间野兽。这，便是梅湾人对红军最初的记忆。

1938年8月，云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——梅湾支部在毛家祠堂诞生，次月，中共云和县委成立。

一间祠堂，一个村落，成了整片土地的启明星。从此，梅湾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，而是一条长河的源头。

毛志明、陈江海、毛呈文、毛呈武……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名字，成为第一批火种。作为村中首批党员，他们扛起了信仰。还有“畚汉同身”的县长毛登森，在革命最危急关头，守着党的机密，舍小家，为大家。畚与汉，在这片山场上，长成了同样的筋骨。

战火远了，精神还在。今日的梅湾，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周建生故居（中共云和县委旧址）还在，化身“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梅湾革命纪念馆”的毛家祠堂还在，“红军故道”上响起的，已是后辈的足音。

红梅傲骨，其来有自，这是梅湾最深的底色。看得见的，是碑、是墙、是老屋；看不见的，是渗进土壤、长在血脉里的东西，一代一代，传承至今。

百年非遗薪火传

烽火记忆沉淀在斑驳的土墙上，生活的脉搏却在另一处跳动。那是四百年前的乡音，至今生动如昨。

明末乱世，流离的艺人将凤阳故土的鼓点藏于心中，一路南迁，进入浙西南深山。

鼓点遇见了云和的马灯、采茶灯，又裹上本地土话，唱念之间，竟生出一种新的腔调。悲欢离合、市井趣事，都在这腔调里，有了温度。

这便是包山花鼓戏的来处。

如果说红色往事书写了梅湾人“为何而战”的勇气，那么包山花鼓戏里则蕴藏着“因何而活”的坚韧。

戏文里鲜有金戈铁马，多是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、儿女情长，但那些小人物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命运的机巧抗争，与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精神一样倔强，一样浪漫。

戏台是虚的，战场是实的，一虚一实，讲述的却是同一群人的故事。

十四岁那年，一个农家少女第一次看花鼓戏，戏里的光影，照进她的眼睛，也照进了她的一生。

她叫张明娟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她与同伴挑着行头，在正月的风雪里走村串乡。场地简陋，台下却挤得里三层外三层，锣一敲，鼓一响，她一亮嗓，满场的风雪都静了。

这一唱，便是四十年。直到后来，听戏的人渐渐少去，她也走下了舞台。但总有人不愿让这腔调远去，休演十余年后，锣鼓又响了，包山花鼓戏一步一步走回人们的视野。

张明娟成了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她的戏进了文化礼堂，成了“村晚”的台柱；也进了校园，在孩子们嘴里唱出了新声。

有老艺人坐镇，有新人接续，有老戏重排，有新编剧目登上央视。古老的腔调，裹着新词，飘向了山外。

锣鼓声在修缮一新的古戏台上敲响时，梅湾的黄昏被震得微微颤动。

革命的红，是这村子的脊梁。漫山的绿，则是它的肌体。而这四百年的唱腔，是它最深情的诉说——从明朝末年，一直说到今天。

